

浩然談創作

目 录

- 为谁而创作····· (1)
- 学习写作要满怀信心····· (9)
- 发扬敢闯的革命精神····· (16)
- 生活与创作····· (29)
- 学习典型化原则札记····· (60)
- 漫谈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几个问题····· (75)
- 谈《西沙儿女》的创作····· (91)
- 《春歌集》编选琐忆····· (137)
- 《一担水》写作前后····· (166)
- 《铁面无私》酝酿简介····· (175)
- 关于《金光大道》的通信····· (185)
- 教育革命的丰硕成果
- 《北京抒情》序····· (190)
- 附：浩然简介····· (204)

为 谁 而 创 作

一九四九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年冬天，我在一个区委会搞青年工作。那时候，广大农村刚刚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之下解放出来，它的身上还严重地残存着国民党反动派所制造的累累伤痕。党和人民政府全力以赴地组织领导翻身农民搞互助合作，教育他们通过自己的力量搞运输、编织苇席、土法纺线、打渔狩猎等副业，渡过灾荒，丰衣足食。当时，我是这个运动中的一个只有十七岁的小战士。

一天晚上，一位老同志到农家的小屋里找我，说：“咱们要在集市上搞个号召农民掀起生产自救活动高潮的宣传周，把各种宣传武器都要用起来，你编写个小戏演演吧。”

我以为他在开玩笑，回答说：“就我这抡锄扛的手，还能写剧本吗？”

他郑重地说：“革命工作需要，不会干的要学会干。你比我们多认识几个字，有利条件多，一定能完成任务。”

就这样，我这个只读过三年小学的农民孩子，用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趴在小炕桌上，在小油灯下，拿起笔，写起来了。一天一夜，我根据真人真事，编写了一个小剧本，内容是农民积极响应党的生产自救号召和揭发敌人造谣破坏的事迹。第三天，我又跟几个青年同志，登上砖土垒积起来的舞台。

一切都是那样的意外。我们的演出竟然吸引了那么多的观众；演完了，人们还不肯走。他们说：“这戏演的是我们农民自己的事儿，一看就懂，我们爱看。”他们说：“我们一定跟戏里的模范人物学习。”以后的好多日子里，每到一些村庄，还能听到热烈的议论。

群众的反映，给了我学习写作的热情。从此以后，我常常写点小戏、小故事、小诗歌，或是自己演唱，或是亲自抄写在农村的墙报上，有的发表在地方的报刊上。

读了《讲话》

恰巧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的时候，我暂时离开了盘山下边那个小小的平原，来到繁华的省城学习。在跟初次接触了许多新鲜事物的同时，我认识了几位编辑、记者、作家，特别是一群朝气蓬勃的爱好文学的青年。在这里，我第一次读到了毛主席光辉著作《讲话》。过去因为自己年纪小，文化低，没读过理论著作，都是靠同志们用《讲话》精神指导我写作；现在，我能直接地学习和掌握这个武器了，心里十分高兴。

我永远记着这个时刻。阳光灿烂的早晨，我坐在那开满野花的草地上，打开了这本宝书。我的心，紧紧地被那真理和智慧的力量吸引住。当时，由于我的水平和经历有限，还不能深刻领会这部光辉著作的伟大意义。可是，有几句重要的话，却深深地印入我的脑海里。例如，“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又如，文学艺术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等

等。当我读到这些教导的时候，立刻联想起自己那一点点写作实践，我写了一些东西，受到群众赞许，推动了革命工作，正是照毛主席指示行动的结果。我决心把文艺创作当成自己终身为人民服务的战斗武器。我开始在全国性的报刊和出版社发表、出版作品；从写短篇小说，到写长篇小说。后来，组织上又把我调到文艺部门，从事专业写作。

我是幸福的。因为我们这一代写作者，用不着象前辈作家那样，要自己去苦恼地探索道路；我们还没有拿起笔来的时候，毛主席已经科学地总结了文艺斗争经验，为我们指出了金光大道。我们的任务就是对毛主席革命文艺方向和路线加深理解，努力实践。

二十年间，我国文学艺术界的两条道路斗争是非常激烈的，风风雨雨，我经历了很多。使我深切地认识到：真正理解毛主席的文艺路线不容易，而永远地、不动摇地坚持下去则更难，这是对我们每个文学写作者的最严峻的考验。

糖衣炮弹

一九五七年，一些对新中国怀着刻骨仇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我们党发动了猖狂进攻，文艺界的黑风刮得更大。一个很有权威的编辑打着非常“关心”我这个新生力量的旗号，找我谈心，把我刚写出的几篇歌颂英雄人物的小说退给我；同时，“指引”我说：“你是最有才华的……但是，这样下去路子越走越窄，很危险，……应当干预生活，敢于揭露阴暗面……”当时我的觉悟非常低，根本没有认识到这是敌人向我施放糖衣裹着的炮弹，是拉我跟他们一起制造歪曲现实、丑化新社会、向党和人民进攻的毒草；虽然我没有答应按他们的要求去写作，我却对自己走着正确道路发生了怀疑，产生了苦

闷。

我带着被拒绝发表的小说稿件回到家里，茫然地坐在桌子前的时候，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来看我。这个基层干部是贫农出身，从小给地主扛活，后来奋起反抗，在革命军队里屡建战功；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回到家乡，带领农民搞起那个地区的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他是我思想和生活的老师；我的长篇小说《艳阳天》主人公肖长春，就是以他为原型写出来的。当时他听了我的叙述，看看我的稿子，说：“不用听他们那一套。他们不给发表，我拿回去给社员念，我们喜欢这样的东西！”

创作道路上的教训

一句话，拨开了我心头的乌云，使我清醒地记起毛主席的伟大教导，记起《讲话》的精神。我想，我们是为工农兵写作，不是为几个“权威”写作，只有工农兵的利益和爱憎，才是检验作品的标准；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绝对相信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绝对相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并一定要胜利，绝对相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那么，我们歌颂社会主义的胜利，歌颂为夺取这一胜利的人民群众，大方向完全正确。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光荣任务。我们要求永远坚持这个方向，不能有丝毫动摇，不能上敌人的当！

这样，我那幼稚的脚步，在毛主席指引的那条金光大道上走的更坚定了。那位农业社长走后一个月，我一连气写了五个歌颂新英雄人物的短篇。我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喜鹊登枝》就是这场拚斗的成果，也是我创作道路上的一个宝贵的教训标记。五六年之后我写了长篇小说《艳阳天》，是这一成果的发

展；教训呢，变成了培育这一成果的肥料。

毛主席指出：“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我深切体会到，思想感情的改造和变化的过程，就是不断同自己头脑中的私心作斗争的过程。同时要刻苦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断地提高自己的对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刘少奇一类假马克思主义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之间的斗争的觉悟。这样，才能真正地准确地认识生活、把握生活，才能写出反映时代面貌，又推动时代前进的作品来。

《艳阳天》，早在一九五七年就开始酝酿了。那时候，我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三大改造刚完成，一部分人留恋过去，总想往回倒退，因此阶级斗争十分激烈。我住在农村的一位支部书记家里。夜间，我们正熟睡，来人敲门报告说，某队的一些富裕中农在坏人煽动下，把仓库打开了，要抢麦子。我和支部书记赶到现场，只见一群青年和老年的社员们，威风凛凛地守卫着仓库大门。他们说，抢粮的人已经被他们赶走，他们表示决不能让集体的劳动果实被坏人拿去一粒……

我当时看到这个场面、听到这些声音，很为感动。事后经过一番调查了解，加上我平时对一些人的认识，写了一个中篇小说的初稿。可是，因我当时受大叛徒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流毒的影响，不能本质地反映生活斗争，给群众念了之后，他们并不感动。那位支部书记说：你写的故事不错，就是敌人不猖狂，群众也没有力量。……我改了几遍，自己也没有信心，只好放下了。

阶级斗争观点

五年之后，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公报发表，我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心里豁然开朗。我立刻想起了那部失败了的小说稿，我又打起行装回到那个村庄，跟那里的群众生活在一起，一边劳动，一边学习，一边深入研究生活。这时候，我比较认真地学习了一九五七年前后党所发表的有关国内外阶级斗争的理论文件，同时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观察那一场斗争，而且把这个靠山小村发生抢粮闹事的事件，同当时国际上的反共高潮和国内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这些形势联系在一起，来分析它、研究它。我进一步认识了那些自觉地保卫农业社粮库、保卫社会主义劳动成果的群众精神面貌，也进一步认识了那些企图把农业社拉向倒退的敌人丑恶灵魂。这样，我满怀激情和信心，又一次投入写作，比较顺利地完成这部一百二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

毛主席指出：“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

我理解，这是文学创作的最正确的规律。我跟《艳阳天》主人公的原型有十八年的“交情”。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写他。我是农民出身，又从事农村工作，初到那里，他们正进行艰巨的社会主义改造，于是，我便参加了他们的斗争，跟他一起制定第一个社章，跟他一起同有落后思想的人谈心，等等。在这些活动中，我逐渐地了解他，学习他。同时，他也在

共同的生活和斗争中了解了我，把我当成自己的阶级兄弟和战友。他有什么话都对我说，包括处理家庭问题，也要征求我的意见。我有了什么不妥当的地方，他也热情地批评和帮助我。前边说的，一九五七年我受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打击和蒙蔽的时候，就是他，帮助我提高了认识。因此，我塑造肖长春这个形象，不仅比较了解，而且是带着叙述最亲的人那种抑制不住的强烈感情。写到主人公为胜利高兴的时候，我面对稿纸放怀大笑，写到他那唯一的儿子被敌人杀害的时候，我的泪水湿透了稿纸……

生动的情景

过去我观察过暴风雨来到之前，劳动人民在场院上抢救小麦的场面，也写过这种有诗意的章节，可是总不动人。写《艳阳天》之前，我曾在一个生产队当过八个月党支部书记。那时正是我国遭受三年自然灾害的时期。我跟那里的劳动人民一起培育小麦，收割打轧，一起流汗，一起欢乐，当丰收的小麦上了场，突然遭受雨淋之后，我才平生第一次体验到劳动人民对于劳动果实的感情。后来，我把这一情景和感受，写进《艳阳天》里，比起我过去对同类情节的描写不仅真实了，而更重要的是，因我认识到保护劳动成果的重要，我才把这一情节放在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社会主义进攻、阴谋破坏农业社这一特定环境下加以充分表现，掀起了这部小说的最后一个高峰，使人民群众的形象更加发展和丰满，而一小撮阶级敌人丑恶面目更加暴露，这就提高了主题思想。……

我国经历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可歌可颂的战斗生活实在太多了。我们的创作远远的落在了后边。许多文艺界的同志们，以新的精神面貌，投身到工农兵火热的斗争中，正在创作

着新的作品。我是这个大进军队伍中的一个。

根据革命斗争需要和我的生活经历和积累，我正在写一部反映中国农村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怎样从分散的、个体的小农经济，走向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的长篇小说。打算通过艺术形象再现中国农村二十年间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激烈搏斗的历史面貌。书名就叫《金光大道》。我将把这一次的创作过程作为我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一伟大著作精神深一步理解和实践的过程。

永远歌颂英雄人物，永远改造思想，永远深入生活，是我终生努力奋斗的课题。

（原载《中国建设》（中文版）一九七二年第五期）

学习写作要满怀信心

我从禾苗翠绿、蓬蓬勃勃的北方，来到梢头果实累累、大地金黄灿灿的南方。耳闻目见，各条战线，各行各业，都是欣向荣的景象，一片大好的形势。而且，不论走到哪里，我都遇到了众多的年轻的文学爱好者，在革命样板戏的带动和启导下，满怀豪情地立志拿起笔来，要为我们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大喊大叫。

我常常跟业余作者们欢聚一堂，共同探讨创作问题；我常常跟他们坐在一起，交谈生活、写作的体会；我读他们的手稿，他们也给我的作品提意见。我跟他们学习了许多知识，尤其从他们的革命精神中受到了鼓舞、吸取了前进的力量。

毛主席早在三十二年前，就英明地指出：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可是，以刘少奇、林彪为后台的一条文艺黑线，百般地破坏和捣乱，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抗拒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只有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今天，在无产阶级勇猛地向思想文化领域大举进攻的今天，在革命样板戏不断发展和普及的今天，我们的工农兵业余文学工作者的大军，才渐渐地形成，又浩浩荡荡地冲杀在战场上。

我们的队伍虽然还是年轻的，却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的，

是有无限希望的。凡是立足点在工农兵大众这一边的人，看到这样的新事物，都为之鼓舞，都积极支持，促其尽快地成长壮大。

每逢跟年轻的战友们谈论起学习熟练手中武器——我们的笔的时候，我总是首先鼓励他们要满怀信心。

据个人的生活、创作实践的经验与教训，我认为一个初学写作者，信心是非常重要的。信心，是我们为革命刻苦努力、闯关踏险、争取胜利的重要条件。有些同志没有信心，一般说来，是认识问题——看不到有利条件，夸大了困难的因素；同时，又常常是我们世界观的反映。

写作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根本问题：世界观决定你写作为了什么人。为个人名利写作，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决定的。这样的人取得一点点成功，就骄傲自满，误认为功绩是个人的“天才”所致，脱离党的领导，拒绝群众的帮助。这样的人肯定是不成功的。他们遭到了失败，又会苦恼万端，觉得前途渺茫，怨自己缺少所谓“天才”，从此垂头丧气了。凡是信仰孔老二的“生而知之”和林彪“天才论”的人，都决不会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和刻苦地深入生活，为了达到“成功”的目的，必然乞求和依靠“天才”。同时，这种唯心主义的“天才论”又会助长其为个人名利写作的动机。这不是世界观的问题吗？

在我们这样一个无比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里，为革命青年的才智发展，铺设了最平坦宽广的前程，写出一点文艺作品，出版几本书，即使是一时为人们称赞的书，并不是多难的事。而写出真正为工农兵大众所喜爱、所利用，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推动时代前进发挥力量，又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作品，则是很不容易的。然而在今天，这样的作品已经大量地产生了。首先是革命样板戏，和在革命样板戏带动下破土而出的

工农兵作者的新创作。而这样的作品，都不是全靠某一个写作者的个人能力所产生的。

第一，一部作品写作成功，靠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作品的成功，首先在于它通过无产阶级英雄典型的塑造，正确地反映了现实社会的斗争实际，正确地表现了时代发展的规律。这样的正确“反映”和“表现”，基于作者们的正确认识。正确的认识必须在无产阶级先进的政治思想理论指导下，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而后达到。否则就会适得其反。这样的经验和教训是很多的。

第二，一部作品写作成功，依靠的是在毛主席制定的党的基本路线指导下的、工农兵火热斗争生活所提供的丰富源泉。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工农兵为推动社会前进，忘我地进行着三大革命斗争，为我们提供了丰富多采的创作材料，这是写出好作品的基础。否则，就是干画饼充饥的文字游戏，做无米之炊的劳而无效的傻事，结果只能失败。这样的经验和教训尤其不少。

第三，真正好的作品产生，都离不开党组织的具体领导。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党的组织，是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率领群众向敌人作战的战斗堡垒，只有写作者把自己当成这个堡垒中的一个战士，他才能“上着天，下着地”，正确而又充分地发挥自己的作用，否则，如同齿轮和螺丝钉远离大机器，那就成了废铁。我写《金光大道》是党组织出的题目；写《西沙儿女》更是领导同志具体给的任务。在写作过程中，党组织帮我在政治上把关，在艺

术表现上，帮我出主意想办法。我做对的地方，同志们指出来，我更有信心发扬；我做错的地方也指出来，使我更有力量改进。我真正地尝到了甜头。

第四，真正好的作品产生，必须依靠广大群众的力量。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他们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因此，我们不仅在获得创作素材的时候，深入群众，跟群众打成一片，得到他们的帮助和支持，而且在作品的创作过程中，也要这样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这是在文学创作问题上的一个群众路线问题，也是一个认识路线的问题。执行不执行这条路线，是作品写得成功还是遭到失败的关键。这方面的甜头，我尝得更多了。实际上，我出版的作品，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出版的作品，都是群众集体创作的，我不过是执笔者。《金光大道》已写出的两部，在出版之前的七、八次起草、修改过程中，有近三百名工农兵群众直接地参加研究讨论，后来又接到不下千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信件，具体地肯定了它的成绩，指出它的不足，连一个错字、一个用得不妥的标点，都认真负责地告诉我。创作《西沙儿女》这样的作品，其生活我是很不熟悉的，困难很多。是参加西沙自卫反击战的英雄的指战员们，亲自参与研究草稿、补充生活，我才有勇气写，最后写了出来。这两部作品没有成功，是我在依靠群众这个方面，还没做到完全彻底的缘故。作品里凡是写得比较好的地方，都是工农兵群众的心血和汗水的结晶，其中，也包括跟我战斗在一起的编辑部的同志，还有没见过面的印刷厂的工人同志的心血和汗滴。

.....

总的一句话，要使我们在学习创作的过程中满怀信心，首先要不断提高我们的正确认识，不断地改造我们的世界观。从

我们思想上把文学创作当成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武器来制造，就要真正地、自觉地实行三结合，把自己摆在党的领导之下，群众的队伍之中。正如毛主席教导的：**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所以我认为，信心，就是相信自己能够为阶级拿起笔来，能够写作成功；相信自己的前提和基础是相信群众，相信党。这是正确的信心，这是真的信心。我们坚定不移地这样做，在写作上即使遇到了再大的困难，也会感到背有靠山。这个强大的、无坚不摧的靠山，就是我们亲爱的党，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我们的阶级——无产阶级！

一大批革命样板戏的创作成功，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无产阶级文学的宝贵经验，也为我们树立了文学跟党的关系，跟人民群众关系的光辉榜样，给予我们当好革命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的、学会拿起文学这个革命武器的信心和力量。

我们的文学队伍，是在激烈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中形成的。只有斗争，才能壮大文学队伍；只有斗争，才能使我们写作者满怀信心。刘少奇、林彪一伙，为了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为了使文艺为他们的资产阶级的政治服务，大耍反革命两面派的诡计。他们一方面用最阴险毒辣的手段压制打击青年业余作者，另一方面从孔孟之道的垃圾堆里翻出“生而知之”、“上智下愚”等等唯心论“天才论”的破烂货，大肆兜售，妄图欺骗、毒害我们青年业余写作者。这些货色，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中，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但是，它的流毒还没有彻底肃清。因此，我们必须投身到当前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去，向旧思想、旧文化、旧的习惯势力进行无情的斗争。在斗争中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世界观，破除文学创作的“神秘论”和“危险论”，坚定我们的信心。

建国后的十七年中，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着文艺舞

台。江青同志率领着广大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冲锋陷阵、英勇顽强地斗争，不仅要跟舞台上的牛鬼蛇神斗，还要跟在台前支持他们的旧的习惯势力，以及在背后支持他们的刘少奇、林彪一伙老板斗，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不仅占领了文艺舞台，同时开辟了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新天地，为我们立志拿起文学武器的工农兵业余作者和专业的文学工作者开拓了一条光明大道。我们既要在学习写作的过程中，学习这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这是最能鼓舞我们信心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革命样板戏给我们创造的优越条件——丰富的创作经验，特别是社会主义文艺的创作原则问题。我们认真地学习和运用这些经验，就是正确的文学入门之道——学习得好，运用得好，就能越发增强我们的必胜信心。

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北京青年工人写的小说集《火花》。我在那上边写了几句读后感。在最后的部份，我谈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伟大的时代为我们工农兵业余作者和专业写作者创造的从事战斗、走向胜利的优越条件。这次我从南到北地接触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无限美好的、热气腾腾的革命斗争生活，看到了工农业的大跃进丰硕成果；在新的跃进中，各行各业涌现出如星辰的各种各样的英雄人物，多么令人鼓舞呀！使我认识到，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已经产生的伟大的作用和影响，从来没有把群众发动得这样广泛，从来没有把群众的才智发挥得这样充分。生活中的英雄人物的精神境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为我们文学创作提供了最广阔的天地、最旺盛的源泉。这是我们画出最好的图画，写出最好的作品的保证，也是我们学习写作有充分信心的重要根据。

我们应当大写特写、大颂特颂。这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工农兵群众创造出那么惊天动地的光辉业绩，我们用笔记

录一下，并具有非常多的优越条件，如果没有信心的话，那是没有理由的。

每当我走进书店，看到那么多的热情的人挤在柜台前买书；每当我走到街头小巷，看到那么多人捧着书贪婪地阅读；每当我在山村，看到男女老少社员，围在大喇叭下听小说广播，连夜跑几十里山路看电影，等等，总是大受鼓舞的。我想：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的新气象之一。广大群众重视新的文学艺术作品，渴望新的文学艺术作品，读文学艺术作品的人，空前的多。这个新气象既为我们提供了更广阔的阵地，也加重了我们的责任。

我们应当满怀信心。

广大工农兵业余写作者们，正在满怀信心地突飞猛进。他们已经写出了许许多多馨香扑鼻、光彩夺目的好作品。

他们，也在鼓舞着我们大家的前进的信心！

（原载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通讯》）